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三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宮太監  
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中自宮為  
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幸弘治初擯茂  
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

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  
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  
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瑾尤  
獐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禁門太廟脊獸奉天殿鴟吻大學士劉  
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略曰政  
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  
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



或衆所擬議竟行改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  
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  
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  
直不報 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言輒泣  
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  
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  
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  
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昂肩毅然曰

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  
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諾文  
退乃囑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  
不省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  
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  
察物議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  
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  
覩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  
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  
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  
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  
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緣此輩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  
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  
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

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閹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

入大臣有歸咎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  
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  
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  
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  
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稍寬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  
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榮頸裹鐵邪敢誤國是  
日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

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  
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  
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  
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以頭搶地曰微上恩瑾等磔  
餒狗矣上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  
岳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  
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  
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健遷瀕

行東陽祖道歔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  
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  
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  
書許進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  
既而果如進言刑科給事中吳紳山西道御史劉玉俱  
上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  
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帝  
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帝



喜益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  
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捕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  
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  
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琇建新第於大內誘上居之  
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瑾  
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  
善矯誣如此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

成憲枉桎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欽天

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  
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寵倖  
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  
下禮部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拏百臣爭之  
不足數幸豎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  
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 初劉健等  
致仕給事中呂紳劉蒞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

聞而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  
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  
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罷戶部尚書

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  
內有假偽矯旨文不能防姦落職閑住瀕歸陰遣邏卒  
伺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  
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停勒昂坐除名為民於  
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降戶

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 劉瑾矯

詔勒張敷華楊守隨俱致仕以宣府總督劉宇代敷華

宇附焦芳結瑾故有是用尋以宇為兵部尚書 十二

月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皆要職欲行南京部屬

暫署而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矯旨罰進俸先是進在

兵部與瑾同督京營故改吏部至是與瑾多不合瑾銜

之尋劉淮呂朂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

為民瑾復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為浙江左參政

致仕瑾素嫉瀚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  
贐且議上章直之瑾聞益怒勒科道詞連瀚矯旨降之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救瑾亦矯詔除名 兵部  
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  
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  
今赫然下命遽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  
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  
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

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疏入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

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慮不免乃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彛山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瑾初亦送內閣擬旨

但秉筆者逆探瑾意為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處  
請明然後下筆後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  
文冕手張文冕者故市僧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  
捕置之理亡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  
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  
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  
送內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為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  
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



官辰入酉出母離其次

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為東廠所發也時瑾遣邏卒伺韓文于途無所得遇璿等遂以其事上已而以大學士李東陽疏營救甚力瑾不得已乃濱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詳議兩京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聞 二月以都御

史曹元巡撫陝西元故與劉瑾親遂用之 劉瑾矯詔

遣科道查盤天下軍民府庫其存留者皆令解京郡縣  
積儲為之空匱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

天下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  
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  
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  
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簡討劉  
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朂任惠

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  
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  
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  
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璉相交  
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  
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  
跪金水橋南聽詔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  
者革為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已

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內閣

撰勅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其最為害者河南  
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於京師畢貞者初差  
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福建  
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準備事  
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內閣自出勅者瑾付  
內閣創為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逮南京巡  
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魏國公徐備與無錫民

家爭田璞歸田於民捕賂劉瑾差官覆勘使者乘瑾風  
旨悉以其田予勲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  
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  
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棟  
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訓無載也瑾矯  
旨許之而勒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  
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 寧王宸濠厚賂劉瑾  
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

科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為民諧前後上疏戒逸游遠讒

佞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賣賊織造皆直指羣奸欺蔽之

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捃摭百端

終不屈杖戍肅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為南

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舊事御

經筵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

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

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

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  
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  
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  
而疎忠時劉宇為中樞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  
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瀛出必  
招入私署留坐款語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瀛必言於瑾  
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廷儀能文字章奏皆廷儀為之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

劉瑾矯詔令致仕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廩給數升而已瑾使人踪跡其人歎息而去瑾竟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天錫在弘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郝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多夔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次 劉瑾議革天下提學官吏部尚書許進謂提學作



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

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  
使尋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火星入太  
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  
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為忠臣耶矯旨逮  
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懷慶卒妻度氏斬蘆荻  
覆屍葬於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

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

改其姪壻納粟監生曹謚為千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  
司務孫聰贊畫大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  
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  
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為文選司郎中綵  
美丰儀先為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滄劾歸至  
是芳薦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  
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鄉里遲

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綵迫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尋復以綵為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輩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餽預待曰非都憲我為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

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  
粗粃草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既至鎖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  
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  
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逮  
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斥為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  
撫中貴故瑾恨之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謂蜀水惡  
請開通巫山道可自昇陵達夔州旨未下遂開道瑾矯

旨械纓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嘗有  
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  
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悻悻不修其致仕  
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  
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釋也復羅  
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

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海輒矐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寧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

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  
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  
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脫靴哉瑾  
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為先生圖之海遂解帶與之飲  
達曙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  
左都御史屠瀟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  
瑾傳奉字重復數多瑾怒罵之瀟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

起 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操江先是馬文升劉

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  
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  
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三月改翰林院編修顧清

等為部屬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  
既而取呂柟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  
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而授黃中簡討及劉宇子劉仁  
等六七十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仁等俱擢編修 劉



瑾修理庄田擅掘天地壇後土侵厰官地五十餘頃毀  
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塚

降湖廣按察司僉事湯沐為武義知縣罷江西按察司  
副使陳恪恪沐為御史時忤瑾故降之逮御史涂禎

下獄死禎江西新淦人初為江陰令治行奏天下第一  
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  
兩禎不從瑾銜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為禮即  
矯旨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禎重傷死於獄仍行原

籍查禎男涂樸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 逮前總制三

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

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上報

可一清遂興築邊牆尅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

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大學士王鏊言於

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

亦力救乃得釋 夏四月劉瑾假湖廣災傷為名奏遣

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歛剝削饋銀數萬已復

命福兼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逋賦民甚苦之 逮御史  
王時中下獄正德初時中抗疏論瑾瑾銜之識名於屏  
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  
瑾私人也常以賊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字復譖  
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跽  
且殆李東陽援之得釋 以王佐為南京戶部尚書時  
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  
一日同尚書顧佐等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大誅

戮乃大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有毀尚書許進者  
瑾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為吏部佐曰  
佐與劉尚書素厚與許尚書交淺然許素有望恐劉尚  
書不如也毀之者因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遷欲姑  
遣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璋致仕璋登  
弘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舍孝  
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  
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

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援之而力不能同事强璋賄瑾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 五月

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勅運米三十三萬石轉卹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賑濟 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

部尚書秦紘通政强珍財產家屬遣戍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以端午競

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  
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 六月  
鎮守太監廖堂薦舉內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徇之吏  
科給事中何紹正劾堂雖奉旨察賢否注遷當付吏部  
上賁堂下所薦于御史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  
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  
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  
大臣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

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習知法度亦寧敢爾瑾不聽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出內監黃偉忿曰書中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言嫁禍他人為瑾努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匿名固死也矧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冰瓜焉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上手匿名書曰汝

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  
益專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瑾已勒文落職怒不  
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繫至京下錦  
衣衛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  
納時諸大臣忤瑾去者瑾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  
書王佐張縉楊守隨何鑑都御史熊繡孫需戈瑄等皆  
不免鬻產不能給稱貸以償縉紳為之騷然 給事中  
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勵俱以查盤後先忤瑾意



下獄奎或荷校且死李東陽疏救之始釋希曾子勵杖三十為民 秋七月以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瑾以泰不附已恨之併欲逐許進尋遂矯詔令泰致仕時保國公家人朱瀛者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嘗薦雍泰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為山西按察使及宣府巡撫皆以剛暴辱屬吏朝廷屢貶不用今進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

泰貶謫事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擬旨以進欺罔斥致仕尋除名為民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籍編修劉瑞亦以薦泰罰粟二百石輸大同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謫成大夏在中樞議革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又孝宗召見嘗

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衛  
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太監李榮為解得  
免至是宇銜舊怨言於劉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  
焦芳亦共譖之會土目岑猛怨潘蕃圖還田州納賂瑾  
瑾簡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猛  
為田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  
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都御  
史屠滂亦言大夏不宜深罪瑾怒嫚罵曰即不死可無

成耶李東陽婉解之瑾使使詞大夏家實貧乃與宇謀  
與蕃俱擬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  
大夏雇驛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  
女攜筐進果食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以南京

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泰素清貧為都  
御史奉表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銜之會吏部推補是  
職瑾矯旨致仕劉瑾矯詔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  
為兵部尚書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

直謫廣東揭陽縣丞琳因瑾排大臣出臺諫故言及之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啓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啓為御史時敢言忤中貴瑾銜之故有是降尋又令廣西巡按提問罰米三百石輸官瑾又矯旨留巡按御史胡瓚二年瑾以已陝西人瓚不附已故留之未幾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冬十月劉瑾矯詔以翰林學士張昺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瑋為開封府同知昺瑋皆抗直見瑾不為禮坐

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於獄序戶部侍郎郝志義  
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瑾謂洪武禮制無此例下錦  
衣衛獄謫戍瑾自擅政馬永成等八黨父俱封都督造  
墳葬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劉瑾矯  
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  
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自領內廠比東西廠  
尤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  
人如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城外東郊持

白挺刼人聲言欲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  
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聞然瑾恐有變乃罪  
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以後事也 劉  
瑾矯詔天下發遣盜賊連親屬 十一月劉瑾創玄真  
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為製碑文極稱頌

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公卿多  
出入瑾門寶一無所通瑾數以危言撼之不為動瑾惡  
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

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

為國子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孝宗稱其

大可用吏部從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

興化知府張嶺為民嶺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

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囑之不為徇正德三年出守

興化瑾有所覬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奪其

舊聘以弟女妻之以囑嶺亦拒不許瑾怒遂撫隆平侯

奪爵事誣罷歸家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



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  
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  
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瑾意劾有  
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  
東陽徐為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  
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  
朝官 三月以劉璣為戶部尚書璣附瑾故不次用

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嬖阿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欲遏之力不能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鏊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尚書張綏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

祖囊中士夫不為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

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無所

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雲鳳立條

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卒感服尋乞養病歸 劉瑾

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

悉毀之降吏部尚書梁儲為右侍郎庶子毛澄諭德傅

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唯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

劾太監潘忠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鞠之無狀止以枉道歸家荷校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輩謀救之尚書張綵閱奏凜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戍邊衛踰月赦為民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為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擴充政務始瑾以翰林慢已與張綵謀欲調之外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

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熒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

隙者乃以名投瑾從與成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

仕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瑾既止各邊年

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

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

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

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

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

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寧夏尤苛刻加刑於軍官妻人  
心憤怒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鐫謀起兵傳檄以  
誅瑾為名瑾禍自此始矣 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  
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  
郎張綵為吏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八月榮  
王祐樞之國常德劉瑾惡王居京邸與張綵謀遣之  
劉瑾受都督神英賂加涇陽伯爵給誥券 劉瑾招引  
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

置軍器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  
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闥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不應瑾因中以  
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  
息東陽曰子誠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  
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銘鐵券子孫免  
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不悅竟坐多買田宅侵  
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券 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

琰獄陝西游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  
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  
直高謙以告瑾瑾矯詔下之獄禁錮兩月削籍冬十  
一月命給事中張繪御史房瀛等查盤兩直隸各省錢  
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歛銀賂  
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  
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  
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 劉瑾



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蘇州知府鮑璉同知王忬賊  
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謫降提問有  
差巡按山東胡節歛銀饋瑾瑾知之捕下獄死侍郎張  
鸞自福建還歛銀二萬送瑾瑾收之承運庫降黜鸞給  
事中歐陽雲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  
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綏過  
瑾從容為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 劉瑾擢都  
督僉事曹雄為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

可制總督尚書才寬好野戰自將由興武擊套部斬首數十級徂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超擢雄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為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楊一

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 劉瑾出太監張

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  
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  
許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  
至語不合永奮拳欲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  
置酒和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  
致仕寧河王鄧愈後有兄弟爭田宅者其兄倚瑾為援  
洪直之故及 安化王寘鐫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大

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  
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  
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  
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  
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  
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  
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鐫偽檄并述  
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

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

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

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

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

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大學士劉宇

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 秋八月

劉瑾伏誅初寘鐺反移檄數瑾罪莫敢上聞有指揮徐

鯤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  
未幾而寘鐫就擒悔欲反之方侈然自為功矯旨加已  
祿米擢兄劉景祥為都督張永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  
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  
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  
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  
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  
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地上悟

允其奏當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  
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問曰上安在  
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戶被  
執就內獄明日降為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  
瑾嘗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弓弩遺瑾瑾  
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時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八  
月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  
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鉦然里巷私語藉藉謂傾朝

送葬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



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瑤印一盃  
甲三千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  
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  
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  
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  
午門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  
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  
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

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啖之有以一錢易一齧者瑾親屬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為民

黃中為檢討踰年即陞侍郎性尤狂恣無恥時土官岑  
濬歿入家口內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烝焉  
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  
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  
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  
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  
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錡之變而卒  
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聞而

異之士大夫悉為曲學阿世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  
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  
冠君之冠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目視朝  
士驚更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  
笞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遷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  
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  
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為  
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詬懼

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責意乃悅於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殉天下所挫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子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盤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呼曰皇天后

上太祖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  
語諸大璫曰脫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  
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  
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懼謀之東陽令科道  
劾瑾劾中多及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  
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  
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  
綵疏稱冤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剝尸市中 詔焚

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書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  
壽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  
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  
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  
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  
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況王府懿親自非  
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  
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

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  
減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

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  
伯谷大用弟谷大圮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  
給誥券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  
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  
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  
養於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



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谷應泰曰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廁負

灑掃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闥窺  
伺色笑其出也口銜天憲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福  
制恣發不旋踵而傾軛覆軫動成炯鑒者也劉瑾  
以青宮舊侍狐蠱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莽懿非  
常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冀君王  
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壯夫螫  
手韓文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  
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臺臣誅鋤略盡於是

北門之獄驟興搢紳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  
寺張其羽翼威嚇加於郡國更置及於巖疆瑾遂  
駸駸焉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矣夫水自湍也風又  
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  
不覲顏要地甘心頤指間或微言解鬪自托於太  
丘之弔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因景  
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官府之權自一小人得志有  
自來矣焦芳劉宇寧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閣部

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  
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  
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閫外岳亨敗事於  
濡遲而張永決策於立談言於寘鐫倡亂之後者  
信而有徵言於狗馬娛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  
國家受恭顯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  
之功諸賢深徙薪之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豈不信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寘鐸之叛

武宗正德五年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炆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弘治五年寘鐸嗣王是時劉瑾擅權毒流天下寘鐸素有逆謀與寧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甚密覲王

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鐠輒呼老子寘鐠益懷不軌會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扑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景文謂寘鐠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鐠遂令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鐠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劫衆舉事衆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遂歃血盟定計衆散去景文以報寘鐠寘鐠令人往平鹵



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  
時有邊警總兵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為牙兵得申居敬  
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鑄遂置酒召都指揮何錦  
周昂指揮丁廣謀反錦昂者故常托景文貸寘鑄金納  
級陞都指揮德寘鑄深寘鑄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  
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惟學東辭不往  
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錦等詐言塞下警  
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賓韓廷璋

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等遂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鹵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為檄數劉瑾諸罪狀張綵劉璣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為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

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  
鑄等刊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  
總兵曹雄等聞變率兵沿河堵截遣廣武營指揮僉  
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垛捲埽柴草盡皆焚燬楊英率  
黃正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鑄遣魏鎮等至廣武營散賞  
孫隆用弓箭神鎗拒却之曹雄親帥兵至靈州 初寧  
夏游擊將軍仇鉞聞邊警帥兵出玉泉營寘鑄反遣人  
招仇鉞令以其兵來會佯許之帥衆還鎮鑄奪其軍單

騎歸私第京師訛言鉞已從賊又興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為外應朝議用勛為參將鉞為副總兵令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俟保勛等兵至從中起為內應俄而總兵曹雄亦遣人持書約鉞鉞蒼頭書童者沒河潛入城具言保勛揚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埽捲河舟盡泊東岸矣鉞喜嗾

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逼東岸兵勿使渡河

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

時四月二十三日也寘鐸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

人呼鉞陪祭鉞復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疾鉞陽呻吟臥

伏諸蒼頭陶斌來得俟昂入用鐵骨朶擊殺之割其首

級鉞即披甲仗劒跨馬出門呼諸壯士楊真等從者百

餘人直趨安化府執朱霞孫景文等十一人殺之擒寘

鐸及其子台潛儀賓謝廷槐韓廷璋并黨李蕃張會通

等詐傳鐫令召錦還而別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  
錦方帥兵還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  
人聲言城中事定以攜衆心又往河口執劉鉞姜永殺  
之衆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追擒之賀蘭  
山外并獲申居敬等曹雄楊英各先後至寧夏鐫起兵  
凡十八日而敗上聞寘鐫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詔  
內有宥充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出內閣草中又  
欲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有難色以李東陽言從之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  
陸閭管領神鎗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率中外  
兵討寘鐫時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事故出師神英  
等統京營兵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勦瑾矯詔改戶  
部侍郎陳震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討寘鐫暫行總  
制事震附瑾由光祿卿陞戶部侍郎瑾倚之為腹心會  
寘鐫反衆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  
之然度一清必辭故遣震彌縫其間冀其成功將柄用

之已而聞寘鐠已就擒揚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  
安反側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還命張永及一清仍往  
寧夏綏安地方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營兵將屠寧夏  
一清慮激變遣百戶韋成賁牌曉諭寧夏官舍軍民大  
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王重臣來撫定爾輩又出  
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脇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  
不許聽人誣陷敢有流造訛言者治以軍法 侍郎陳  
震械寘鐠送京師揚一清以事干宗室處置少疎恐生



他變又各犯有原謀協從情罪不一一槩解京將無可  
活者故馳往止之時已渡河乃收繫靈州以待一清會  
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王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  
謀隨從等時鎮巡逮至千餘人一清出者凡百餘申居  
敬徐欽程保等止逮其身繫家屬俟正犯誅後徙其妻  
子奏聞下法司議從之一清又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  
悖大變之後堂陞凌替不復知上下之分維時造偽命  
偽符手刃大臣者戕殺主將奪其家者遺姦尚存無以

善後乃密諭鎮巡捕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 八月太

監張永回京揚一清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削慶府護  
衛寘鐸錦廣等械至京皆伏誅論功封仇鉞為咸寧伯  
谷應泰曰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寘鐸反十四年六  
月寧府宸濠反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天子居重  
馭輕先奠根本分建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職  
稱貢率土歸王有事則環甲荷戈用紓國難是以  
家裕苞桑國鞏磐石計深遠也劉瑾威劫大臣權

傾萬乘帶刃畜何羅之謀術士進蒯通之論二世  
之禍直須時耳寘鐫聲罪發難志清君側夫產祿  
在而興居之兵非叛武曌篡而敬業之兵亦正惜  
其溺志巫覡擅殺命卿狼狽稱戈既無觀變之智  
徘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鑕而秦人  
莫之哀也不然扶蘇受沙丘之詔而吞聲自裁湘  
岳得臺城之命而擐甲不進強枝固本又何以稱  
焉雖然寘鐫一狂悖豎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

天殆借鑑為逆璫授首資乎寘鑑不反則張楊夜  
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  
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觀楊一清道聞鑑擒  
而急反京兵緩誅惡黨豈非狡童游魂應時剪滅  
而璫毒方深人心易震內憂未靖外寧非福豹房  
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寧夏  
之功不在寧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鑑以誅城社之  
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宸濠以寒

覲覲之膽嗚呼皆可謂大臣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河北盜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刦掠號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

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果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果奏立什五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果毅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縣大



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  
名李隆揚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  
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與茂居鄰結為兄弟因  
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  
豹房觀上蹴鞠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窖  
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  
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今後好相看無相厄也又舉屬  
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

諸將聞風縮朒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追罪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刼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力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絕禍本二人竟颺去杲仍圖

形捕之逮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貫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劫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衆攻安肅縣刼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時窮民響應旬日間衆至數千刼掠畿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鏹有勇力好任

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鐵率妻子避賊  
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汙之鐵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  
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鐸鎬聚五百人會于  
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達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  
雨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  
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為二一刼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  
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  
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于山東直隸取

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將捕盜三月賊入博野饒陽  
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  
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  
州皆破之時賊衆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  
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  
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  
官召馬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

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  
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  
用舊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  
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  
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斷太行以防  
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于漕運十二把  
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  
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琮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

處 六月流盜趙鏹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

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鏹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  
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由山東陽信  
海豐向西南上江為散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  
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  
向東南下江為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  
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樓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  
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

相與笑樂恣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  
勢為進退莫可控揣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  
又受賂賂多縱舍賊指揮桑玉嘗與劉六劉七遇文安  
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  
持大刀脇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  
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  
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馮中錫張偉所領  
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



撫解散張偉紆袴子怯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  
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  
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  
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  
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  
降意又以山東所刦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  
遂益肆刦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

勿焚刦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兵部尚書何鑑劾中錫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逮下錦衣衛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閒住八月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破棗強縣屠戮甚慘知縣段豸死之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大發兵討流賊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遂以大用等帥兵討賊何鑑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

募民兵地方大擾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卻永  
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延綏副總兵馮禎入征內地  
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真  
定都御史蕭翀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兵部奏逮下  
獄除名為民且著為令凡州縣官失守者比守邊將士  
例 劉七等困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戒嚴時  
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兵部尚書何鑑諭曰

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卿等何以處之鑑對曰  
邊兵已至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初副  
總兵許泰奉調率部下入居庸關駐涿州馮禎入紫荆  
關駐保定上乃諭鑑即追還陸完東出往信安鑑承旨  
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留都門鎖鑰賁牌馳諭戒  
以失誤者斬時陸完方欲整兵南行而賁牌適至遂直  
趨固安許泰卻永出霸州平口賊易之泰等逆擊殺數  
百人賊始懼南奔天津指揮賀勇遏之信安灣賊復敗

泰等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人永再破之

景州鑑橋馮禎敗賊于東明裴子巖斬賊帥偽千戶卻  
永復破賊棗強縣合兵又破之岑老集及薛家屯擒斬  
千餘人皆楊虎趙鏐黨也諸將進擊虎鏐于景州朱門  
村一日數戰殺賊千餘人賊奔遁小灘河北保定都司  
田彬率指揮趙文等扼之敗績文被獲尋走還副總兵  
李瑾擊趙鏐于山東蒙山亦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  
衣虎鏐衣蟒衣沿途炫耀過泰安州題詩有縱橫六合

誰敢捕之句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

益熾冬十月劉六等攻濟寧不克初賊自滄州解圍

南走破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

十城至是攻濟寧焚運船千二百艘執工部主事王寵

釋之給事中竇明言弭盜安民擇將事下獄太監張

永選團營驍卒聽征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

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達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

令行禁止時流賊橫行河北達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

使民家各築牆高踰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  
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  
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  
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  
是賊不敢近樂陵撫按交薦其才擢是職 十一月趙  
鏐等至宿遷初鏐等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南攻徐  
州不下至是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  
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殺高郵等衛官

軍三百餘人執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戰敗被  
執攻宿州不克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  
鋏止之得釋又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  
縣尋亦釋之又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  
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  
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武平衛百戶夏  
時扼之河楊虎率壯士黃寧九騎渡河時兵不知其為  
虎也擊之虎奪舟欲濟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溺水



死鏃等推劉三為主總兵白玉擊劉三於太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失亡盔甲鎗刀二千神器七十餘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至鹿邑鹿邑潰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子至新蔡致仕知府張釋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不攻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劫掠戰不力賊勢日盛劉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甯龍

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更  
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  
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  
長史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金旗  
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  
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  
供軍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 劉六等攻徐州  
掠淮西劉七等覘知谷大用毛銳等駐軍臨清復擁衆

走霸州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官省牲圖犯御蹕時  
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廁  
卒遞入長安門逐門遞入司禮監轉奉上知復傳示各  
衙門嚴加防守又緹城賁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  
整備兵馬兼以常制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  
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甫定漏下五鼓  
矣有頃上命司禮監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  
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迄暮方回賊

知有備不敢犯十二月劉六等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  
安肅易州涑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  
覘知祁州有備乃迂道竟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真  
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栢鄉內丘南和衡水等  
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  
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  
泰馮禎卻永金輔李瑾張俊成釗追戰敗之渡河溺死  
者無算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瑾馮禎營許泰與禎

瑾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 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

鏖邢老虎等復分掠山東河南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寇  
其勢益熾 劉三等攻陷上蔡縣知縣霍瑄死之前鋒

臨商水知縣率吏民降進攻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  
罵不絕口賊支解之乘勝攻破舞陽刼獄獄有僧德靜  
偽稱唐府宮人子賊黨賈勉兒留之至葉縣執知縣唐  
天恩并其父殺之攻襄城襄城人餽銀馬不攻攻破寶  
豐僉事孫盤賁黃榜撫賊趙鏖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

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雄之首以謝  
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有掠縣令妻子者鏃殺之破  
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屠其城 命遼東巡撫  
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  
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河南賊澤至大陳軍  
容探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嚴軍政論行法建轟諸  
大校無不惕息頓首請自効良久釋之遂鼓行前時河  
南親藩告急何鑑建議復于宣府大同遼東延綏諸將

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勦滅

七年春正月劉六等復攻霸州何鑑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遏之賊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泰卻永追至德州泰永方恐後期獲罪而賊東遁之報忽至泰永驚喜久之乃知遏賊宣府續調兵也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危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遼東續調軍亦至卻永率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李

隆于穆陵關隆奔劉七營劉七惡其反覆斬之并其衆  
復歸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于汴北時  
撫治鄖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  
能渡官軍併力蹙之方可殄滅而紀功御史雷宗力勸  
諸將朝宗府盤薄久之賊因得渡商水何鑑劾宗阻誤  
兵機逮下獄 伏羌伯毛銳至真定敗績銳衰老怯懦  
所領京軍萬餘皆怯不諳戰谷大用擁衆觀望不敢進  
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許泰援至銳僅



以身免失亡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大用同事不  
問罷歸第 二月趙鏐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  
邢老虎病死鏐併其衆號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  
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  
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  
劍士斬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  
黨聲言欲屠城趙鏐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總  
制彭澤咸寧伯仇鉞督各邊將帥敗鏐于西華縣殺賊

二千餘人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遂奔鄢陵焚掠而過至  
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汜水攻偃師 陸陸

完右副都御史先是楊一清議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  
時劉六劉七齊彥名雖擁衆數萬然多劫掠脇從之徒  
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  
脇從良民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競取財  
帛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陸完谷大用降敕獎勵十  
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卒無獲者甚至賊已去而

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民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坐功冒級日費餼廩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萬餘府庫為之虛耗三月劉三趙鏐等至河南府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總兵馮禎率榆林兵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賊亦殺傷多乘夜奔汝州復犯汝寧府殺湖廣土軍數十人入潁州朱皋鎮官

軍追敗之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  
逃散者甚衆鏖等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刦掠人馬  
夏四月桐栢知縣李聚率鄉兵敗趙鏖于縣外生擒  
潘僧等八名泌陽縣劉機率鄉兵擒獲逆盜劉喜等總  
制彭澤督官軍敗趙鏖于六安州殺獲四百餘人追至  
定遠連敗之湖廣僉事郭韶敗劉三趙鏖等於應山縣  
二郎畝廣水店追逐懸崖溺水者千餘人彭澤同巡撫  
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鏖等於應山并子鋪隨州蓬陂

山等處劉三劉資等潛匿山谷去 李鉉率邊軍敗劉

六等于臨朐沂水殄之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

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攻圍寧海陸完復分調許泰卻

永合兵追勦賊潰分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鉉追至

沂水勦殺無遺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復北走霸州犯香

河寶坻玉田諸縣敗官軍殺參政王杲于武清八里莊

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統領京軍陸完甯杲亦分調諸

將會兵截殺賊過馬東圈殺戮甯杲子弟兵甚衆乃越

霸州竟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賊雖屢衄然隨在脇聚寡而復衆先是正月劉六等自文安而下二月至宿遷屯小河口刼船欲渡指揮周正禦之不得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率衆萬餘掠邳州之沭口集遂由贛榆過邳城既擁衆復寇邳州賊皆白衣瀰漫郊野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三月賊過呂梁沿途焚掠無遺總兵劉暉破賊于滕之呂孟社尋敗賊于邳之郭家庄殺獲千餘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復破之四月賊奔登州海

套陸完率大軍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遇于嵩淺坡古  
縣集等處時宣大邊兵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  
萬人合圍諸軍奮勇鏖戰斬首二千三百殺傷二千有  
奇俘獲百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驍騎三百餘  
潰圍而走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諸軍悉出莫能  
禦賊將北出塞外尼闕險不得通乃復越臨清而南下  
邳之新安迤邐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由靈壁西  
南而去 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

揮陳表擊敗之還據羅田仇鉞擊賊于光山神周姚信  
為左時源金輔為右大敗之斬首三百九十人盜奔六  
安諸將進至七里岡賊分為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追  
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其黨張通等率眾數千降鎡屢與  
官軍戰不利陳翰見勢敗亦向總兵仇鉞降時源金輔  
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柏南召從騎十七人夜亡其  
半至土地坡指揮王瑾射劉三中其左目三縱火自焚  
瑾滅火斬其首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于扶溝



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追至永城勉兒變姓名匿項城  
之丁村老人王斌獲之餘衆悉潰趙風子走德安知事  
不成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鬚髮  
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  
西賊再圖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  
十餘人于隨州天王險寨等處斬賊百餘級獲馬騾器  
械千數本道被獲始知鋸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  
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遇

鏖過見鏖狀貌異常思與頒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鏖入軍人唐虎店飯成等進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入京伏誅 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僉事許達追至高苑敗之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復引兵追至楊二庄盡殲之劉六劉七圍邳州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東海千戶張瀛率銳卒開柵迎敵賊三騎馳突而前皆渠帥也中矢斃其黨悉遁六等遂從棗林渡邳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棄

馬登舟沿江掠聚復聚黨至七百人駐兵武昌陽邏團  
風鎮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于爛  
泥舖脅與俱至南京炳怒罵之遂遇害掠其家人 內

旨立監鎗名太監陸閤以陸完討賊久不滅謀出統軍  
禮部尚書傅珪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  
心禍旦夕及宗社諸公尚唯唯乎力爭之明日竟遣閤  
監鎗出征傳旨令珪致仕 劉六為湖廣官軍所追風  
折帆檣擊死于水其子劉仲淮數人亦死劉七齊彥名

等糾合水寇自黃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等一帶郡邑  
經安慶太平儀真所過殘滅 六月陸完帥諸將邊兵  
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劉七龐文宣等舟過蕪湖  
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  
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于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  
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皋濱江之區咸被  
創殘秋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沂流上犯九江劉七彥  
名等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欲自通泰登岸趨

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汴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賊在海門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潁上斷腰地方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

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  
仍泊狼山下賊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至鎮江  
留總兵仇鉞駐溫恭騎兵駐江北劉暉卻永以舟師趨  
江陰八月劉七等既泊狼山其黨以失地利相尤多潰  
去丁丑賊率衆二百餘攻通州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  
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嘔泄臭  
穢自相擊撞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  
藥及火於礮矢中發之又為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

鑽船機發自為運轉轉透船沈試賊一舟沈之賊益駭  
勢迫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逸輒為通州兵所蹙通州  
最與賊密邇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鼓副總兵劉  
暉帥遼東兵千總任璽帥大同兵游擊卻永帥宣府兵  
並進癸巳與賊戰我軍聲燄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  
山巔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  
路火勢既熾僧行居人逸出賊從之上山得路而我軍  
方奮勇直前日加晡劉暉率部將張春蕭澤高雲李春

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為三劉暉在山北卻永在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算其餘先具舡艫山下以備逃竄至是窘懼各下山爭船不得入劉暉立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迫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斬首劉暉擒獲餘賊及龐文宣等解京伏誅賊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閭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



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彭澤  
加太子少保完召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內閣  
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谷應泰曰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初發難于霸州趙  
鐸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盜愈劇至鐸等入河南  
七等入山東是羣盜分寇之始也既而并兵薄都  
城至尊倉皇召對左順中旨夜出指授方略社稷  
無人幾于發蒙振落矣乃馮禎纔破鐸于景州而

田彬沒全師于山左許泰甫奏捷於裴巖而劉七  
屠名城于冀右徒敗車奔旗靡轍亂以此易彼得  
不償失游魂漸大禍延淮北賊騎有京觀之築池  
隍無卽墨之堅指斥乘輿妄陳天命而羣盜再薄  
都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么麼小寇敢爾蹂  
躪則以七等固嘗潛入宮門縱觀禁掖窺龍顏于  
豹房分天香于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石勒倚嘯  
東門亦未有睥睨彤闈軒寢臥榻如茲盜者也於

是宮門晨扃南郊幾阻徵調繁興六師雲集然後  
七等再入齊鎡等再入豫自此以後盜不復合劉  
三趙鋋猖獗于兩河巡撫彭澤以大同遼東宣府  
之師禦之劉六劉七枝蔓于濟北少司馬陸完及  
禎暉許泰諸將禦之其餘咸寧侯仇鉞伏羌伯毛  
銳中貴谷大用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胄良卒信  
臣莫不赤羽耀日鐵騎屯雲然而魚賊鳥窮狼奔  
豕突偏師少利擁麾不前軍氣初揚緩追逸賊甚

至斬掠難民邀勲幕府紈袴輿徒動加青紫太倉  
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  
也既而鎡等屢挫自豫南竄楚境揚虎溺而賊勢  
蹙趙鎡擒而賊黨盡矣七等自齊北掠京畿南窺  
徐宿鋒似鴟張勢亦窮迫由邳流豫由豫流楚劉  
六沈于水濱此亦天亡之秋也然而舍陸登舟死  
灰復燃賈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之柵京  
口無徐盛之城踰楚窺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已

隕風伯揚威當是時劉暉帥遼東兵任璽帥大同  
兵卻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途之逋寇  
猶莫不水戰火攻矢窮弦絕然後骨載專車頭行  
萬里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  
其繼也甯杲以酷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于  
中官禍成于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  
焉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令  
孜孜亂黃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扈駕敗亡之主

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蜀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鄆本恕起  
漢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  
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  
劔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惑愚民倡亂時保寧賊劉烈

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鄔本恕自稱刮地王  
廖惠自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已而  
聞巡撫林俊督兵捕勦因流侵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

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  
還救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為亂兵所  
殺餘黨廖麻子喻思倖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



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夏四月藍

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獬狍石砮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銜枚往圍燒之賊奔潰又于

山坪伏子岸等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馬騾器仗無算五月馮本恕藍廷瑞等縱掠蓬劍二州命總制尚書洪鐘同巡撫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勅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鐘林俊會勦劇賊藍廷瑞馮本恕六月洪鐘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得速進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鐘乃會俊督四川兵陝

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  
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  
熨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  
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  
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  
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  
且要取旗牌官為質鐘等俱許之鄔本恕來見回營藍  
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劫掠民家

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扼之不得間賊窘甚漸潰散十  
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  
麟為妾結歡世麟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  
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  
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  
遂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  
斬溺死并俘獲老弱兵仗騾馬甚衆未盡者許自首撫  
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陞賚

有差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擁衆  
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偽稱總兵任鬍子偽稱  
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偽稱評士等名貴州兵敗之于思  
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  
州復入四川 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  
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獠獍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  
會百戶柳芳等陣沒官軍却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  
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

瀘州太監章興駐成都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  
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率  
兵由江津進夾攻之九月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  
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昇  
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兵  
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  
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  
衆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

林俊見賊勢猶盛遣降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方四偽令其黨李廷茂出降竟不出高宗熙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從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填壑數里奪獲馬騾

四千五百有奇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絕權倖惡之又與洪鐘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內批即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麻六兒喻思倖駱松祥范藻等賊復熾內江蒙慶之境騷然踰



年不能定矣 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廖  
麻子麻六兒等

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  
聚至是劫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 閏五月  
方四自南川破綦江僉事馬昊敗之奔婺川衆遂散乃  
變姓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送于官 十一月漢  
中賊廖麻子喻思偉內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藻等分  
劫州縣衆號二十萬洪鐘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劾鐘

縱寇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夏四月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衆逃竄山寨多伏匿箐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渡開一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

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四川  
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  
源為左都督

谷應泰曰正德中蜀盜藍廷瑞鄢本恕廖惠起漢  
中曹甫方四起江津廷推林俊優詔特起俊時憂  
闋家居也俊既受命通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  
勢窮蹙轉窺秦隴吳景之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  
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效可謂李綱入來方有朝

廷光弼代軍旌旗變色者矣而乃洪鐘出督崇熙  
會勦兵有連鷄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方瑕醜  
氛復振然後羣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疑  
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怒檻車  
詣闕保寧餘黨誅鋤略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  
耳方四再寇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  
妻孥悉俘帳下雖蠻官小劔四幸漏網喙息黔中  
已墮心膽假令借籌有人處置得宜璽詔優獎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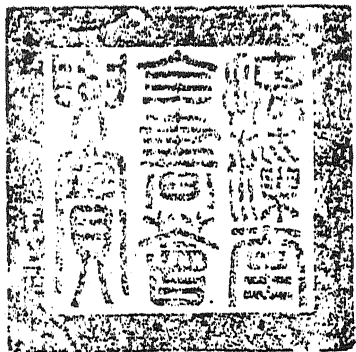
俊撫綏汲黯卧治淮陽韋臯久鎮西川錦江三峽  
之間遂將桴鼓不鳴乎角巾扁舟輕裝還里蜀民  
追送涕泗橫流誰秉國成何其謬哉於是漢中餘  
孽廖麻子再與喻思偉等倡亂矣黔中逋寇方四  
復與麻六兒等出掠矣內江崇慶相繼效尤范藻  
松祥人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  
實皆勁旅然而中人邀爵必使子弟監軍鄙夫秉  
鈞喜言賊平受賞彭澤再出餘黨旋平蓋用兵六



載屢成屢劾俊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  
鐘撤爭利諸臣抑已知難而退矣澤遂得專制閫  
外削平金蜀夫林俊當小腆初張舉朝貪功之日  
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畏禍之時澤遂享有功  
名俊以齎志老死君子於俊不無李廣祖逖之感

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舉人臣鄒貽詩